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　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事實類苑卷二十一

宋 江少虞 撰

官政治績

諸監鑪鑄錢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鑄錢歲六萬貫江南平增為七萬貫常患銅少張齊賢任轉運使求得江南舊承旨丁釗盡知信運等州各銅鉛處齊賢即調發丁夫采之初年得十數倍明年得銅鉛八十五萬斤錫六十

萬斤因增爲鉛錫錢鑄三十六萬貫以劉爲殿前承旨領三州銅山先是永平監所鑄錢周通元寶錢法肉好周郭精好至是雜用鉛錫兼失古制數雖增而錢惡其後信州鉛山縣出銅無筭常十餘萬人采鑿不逞無賴之徒萃於淵藪官所市銅鉛數千餘萬斤大有餘羨而銅山所出益多有司議減銅價鑿山者稍稍引去饒州官市薪炭不能給鼓鑄分爲池州置永寧監建州置永豐監並歲鑄錢二十萬貫以鉛山銅給之既有所供價

乃復舊而二監並集杭州置保興監萬四監歲鑄百餘萬貫而極盛矣唐天寶之制闕楊潤闕鄂益蔚柳闕十州共置九十九鑪鑄錢一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六七月停十月作十番一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三十斤白蠟二千七百九十斤黑鉛五百四十斤每鑪鑄錢三千三百貫計一二日可鑄錢三百餘國家之制一二日千餘用銅鉛蠟之法亦異於古其數雖倍而錢稍惡每孽擲亦多缺予在史局因録唐制與今闕王丞相後

歲月有詔著月諸監減半工蓋主上勤恤之至也談苑

和買絹

祥符初王旭知頴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蠶熟千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陜西民以爲便令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和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上供軍糧

國初江淮湖淅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徳中發運使李溥奏乞立年額乃詔歲以六百萬石爲定有災即申乞減

數至今以為常

納牛皮錢

國初令民田七頃納牛皮一張角一對筋四兩建隆中令共納價錢一貫五百文今稅額中牛皮錢是也澠水燕談

内門買物支錢

京師置雜物務買内所須之物而東内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鋪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值至於積錢至十萬者或云其直尋給而幹當内

門内臣故爲稽滯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師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内東門買物字號付雜買物務具供過物價徑牒内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爲然其事至今行矣東軒筆録

預買紬絹

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司建言方春民乏絶時預給庫錢貸之至秋夏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蓋始於此

河北布糧草用三税見錢之法

河北入布糧草舊用見錢慶歷八年後以茶鹽香藥見錢爲四稅緣邊用之茶鹽香藥爲三稅近裏州軍見錢爲商旅用之不時得錢賤市交鈔而貴糴糧斛由是物價騰貴米豆七百甚者至千錢緣邊所入至少而京師償價倍多其利盡歸於富商矣皇祐二年茶交引舊賣百千者得錢六十五千至是正二十千者一斤賣三千八百者止得六百鹽賣百千者止得六十千至三千復更用見錢而令商旅自便買鹽茶香藥議者謂三稅四

稅與見錢之法皆不可常守必視邊計之厚薄與物價之高下一時而變通之乃可也東齋紀事

蠲田畝

江南有國時民畝率十畝蠲一畝以充瘠薄退朝錄

歲鑄錢數

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歷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鐵錢六百萬貫

茶利

國朝茶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榷時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內六十四萬九千六十九貫茶淨利賣茶嘉祐二年收十六萬四百三十一貫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十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錢嘉祐三年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五十四萬二千一百一十一貫五百二十四四十四萬五千二十貫六百

七十茶稅錢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數除川茶錢在外通商後來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九百一十九錢内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七十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錢六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一貫三百八十後累經減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數八十萬六千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茶稅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稅錢外會此數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爲情理重太平興國二年删定禁法條貫始立各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户買茶公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軍始是歲罷諸處榷貨務尋復依舊至咸平元年茶利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三十九貫三百一十九爲額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額官本雜費皆在内中間時有增

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法分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稅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輕用知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以官錢收買客引以救引價前此屢增加饒錢至天禧二年鎮戎軍納大麥一斗本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五十四乾興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

射法行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惡茶乃詔孫奭重議罷貼射法明年推治元議省吏計覆官旬獻等皆決配沙門島元詳定樞密副使張鄧公參知政事呂許公魯簡肅各罰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内内侍省副知都周文質西上閤門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依舊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勅罷茶禁國朝六榷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

千五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租額錢二百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貫一十其六榷貨務取最中嘉祐六年拋占茶五百七十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租額錢一百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租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八貫三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峽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租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一貫五十一受納鄂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

百斤半蘄州蘄口租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納潭建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無爲軍租額錢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貫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袁池饒建歙江洪州南康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州租額錢五十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二貫九百三十二受納潭袁池饒歙建撫筠宣江吉洪州興國臨江南康軍片散茶共三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租額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六

百七十六受納睦湖杭越衢温婺台常明饒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場租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四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買茶三十萬七千二百六十斤賣錢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六貫子安場買茶二十二萬八千三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百五十二斤賣錢二萬七千七十九貫四百四十六壽州麻

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八百三十三斤賣錢三萬四千六百二十一貫三百五十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三百九斤賣錢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貫四百八十九開順場買茶二十六萬九千七十七斤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廬州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六百四十二黄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三千五百四十貫舒州羅源場買茶一十八萬五

千八十二斤賣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五太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百八十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十貫王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賣錢三萬六千八十貫

三

世傳算茶有三說法最便三說者皆謂見錢為一說犀

牙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謂緣邊入納糧草其價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一分折茶耳後又有折鹽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說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說舊案三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為一說便糴為一說直便為一說其謂之博糴者極邊糧草歲入必欲足常額每歲自三司抛數下庫務先封樁見錢緊便錢緊茶鈔緊便錢謂水路商旅所便處緊茶鈔謂上三山場榷務然後名人入中便糴者次邊糧草乃詣京師等情

慢便錢慢茶鈔及雜貨（慢便謂道路貨易非便處 慢茶鈔謂下三山塲榷務）直便者商人取便於緣邊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說先博糴數足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此商人競趨爭先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充足不爲諸郡分裂糧草之價不能翔踴諸路稅課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欲講求會左遷不果建議（筆談）

四

世稱陳恕爲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余爲三司

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敵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敵講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筆談

劉晏知物之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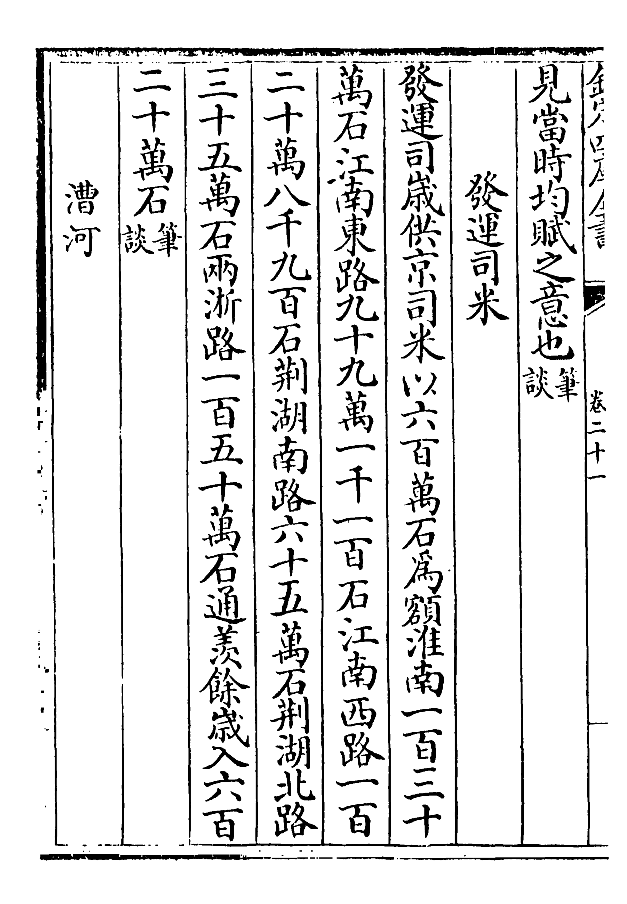
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於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於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禀然後視其貴賤

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昊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為五等其籍於主者今通發運司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即時廪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則糴第一數第二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則糴第二數乃即馳遞報發運司如此賤粟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若

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衆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皆有術筆談

稅額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有或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糴糶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



見當時均賦之意也筆談

發運司米

發運司歲供京司米以六百萬石爲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羨餘歲入六百二十萬石筆談

漕河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廪仰給惟京東京西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為急務京東自維密以西州郡租税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清淄合黄河歷齊郡倉梁山濼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淤淺每春初農隙調發夫衆大興利役已而開濬使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先所屬意至歲終興役之際必御駕親臨督課率以為常先是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憫其勞苦

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丁夫亦如之迄今為成式金坡遺事

穀粟均配人户納見錢

皇祐初三司出絹數十萬收市穀粟轉運司均配人户變納見錢期限甚促韓魏公以軍儲不乏請滿歲方輸官仍克配方郭第四第五等村鄉亦聽以斛折納於是人力舒緩無逼近之憂魏王别録

詔藩鎮支郡直屬京師

太平興國初右拾遺李幹上言諸道藩鎮所管支郡多遣吏掌其市征留滯商賈不便詔頒寧經源渭鄜坊延丹陜虢襄坊房復鄧唐澶濮宋亳鄆濟漕單師不隸節鎮楊文公談苑

枷三等

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為限景德初陳綱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制杖罪枷十五斤為三等詔可其奏遂為常法澠水燕談

牓刻儀制令四條

孔泜次恭為大理正太平興國中上言儀制令云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望令兩京諸州於要害處刻牓以揭之所以興禮讓而厚風俗詔從之令於通衢四刻牓記今多有焉 楊文公談苑

二

孔承恭上言儀制令四條件乞置木牌立於郵堠一日太宗問承恭曰令文中貴賤少長輕重各自相避並記

何必又云去避來此義安在丞恭曰此必恭戒於去來者至相回避耳上曰不然借使去來相避止是憧憧於通衢之人豈如交蟻馬能一一必相避哉但恐設律者別有他意其精悉若是玉壺清話

諸州斷死罪奏案

建隆二年太祖謂宰相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久廢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自令諸州凡有審訖錄案聞奏委刑

部覆視之奏案自此始國朝事實

法官親節案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録淨而已盡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兼歷試人才也筆談

事實類苑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卷二十二　　宋　江少虞　撰

官政治績

斷獄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爲刑曹所駮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縁坐妻子刑曹駮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絶况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惟一子明日乃死

其家財產戶絶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財產乃子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畧同一失於生者一失於死者筆談

陳晉公

陳晉公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閲至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

是爲三等稅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爲首稱後李侍郎諮爲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陳晉公恕自朝升入三司爲判官既而爲鹽鐵使又爲總置使洎罷參政復爲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藉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議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使歸班晉公薦以代巳真宗用萊公爲三司使而晉公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

入有檢尋晉公前後改革與立事件類為方册及以所出牓示别用新板題扁躬坐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與之押字既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漸革向之牓示亦稍稍除削今則無有復存矣

東軒筆録

張乖崖

張尚書詠再知益州轉運黄觀以治狀入奏下詔褒美

時賊鋒方斂紀綱遏肅蜀民尚懷擊柝之惴嘉邛二州新鑄景德大鐵錢利害未定横議風起朝廷慮之遣謝賓客濤爲西川廵撫上臨軒諭之曰詠之性剛决强勁卿之性仁明和恕卿往濟之必無遺策宜以朕意諭詠賴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無事宜與詠協心精議副朕倚屬謝公至蜀明宣寬詔尚書公轉蹈拜泣率從濤並

鑾撫勞蜀人遂安

二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詠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顔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葺田萊墾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顔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顔後爲發運使延貴亦閤門祗侯皆號能吏也東軒筆錄

三

乖崖張公詠尹益都日値李順兵火之後郡政未舉因決一吏杖詞不服公曰這漢兒要劒喫彼云決不得喫劒則得公命斬之以狥軍吏愕眙相顧自是始服公之威信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髪之情何重舊爲惡黨因之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中市斬之於是首

身者繼至並遣歸業蜀民由此安居青箱雜記

四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笞他部卒致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曰并接羌胡州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使卒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於權宜爲便上依法官議不數月并果有卒怨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喧爭前刺校心胃狼籍尸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向所執爲是澠水

燕談

五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爲羣盜龍猛軍人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標悍善鬬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乃呂鈐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

左右張酒於其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令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頗有請於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芻糧願皆應付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請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彼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此城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敢士衆皆還退幾十里鈐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於張公謂真斬我不爲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大敗

六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視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於道中殺僧取其詞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爲僧寮屬問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並涑水紀聞

王明

王明字如晦魏郡城安人王師征嶺南爲隨軍轉運使山路險絶仰給者數萬人須丁夫擔負無有闕者每下

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固守倉庫范蜀公蒙求

劉煥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糧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延歲月是時劉煥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摇息通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踴十倍煥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煥權宜之術也東軒筆録

陶鑑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爲按李翺來南路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爲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副使表行之始爲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爲四百石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

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爲利予元豐中過真州江亭後蕠壤中見卧石乃胡武平爲水閘記畧叙其事而不甚詳具筆談

許元

許元初爲發運判每患官舟多虚破釘鞠之數蓋陷水於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爲奸一日元至船場令拽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比所破纔十分之一自是立爲定額

侯叔獻

侯叔獻爲汜縣有逃田及户絶没官田最多雖累經檢

估或云定價不均内有一李誠莊方圓十里河貫其中

尤爲膏腴有佃户百家歲納租課亦皆奥族矣前已估

及一萬五千貫未有人承買者賈魏公當國欲添爲二

萬貫賣之遂命陳道古銜命計會本縣令佐視田美惡

而增損其價道古至巳閲視諸田而議增李田之直叔

獻曰李田本以價高故無人承買今又增五十貫何也

堅持不可道古雅知叔獻不可欺因以其事語之叔獻歎曰郎中知此田本末乎李誠者太祖時爲邑酒務專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護官物遂估所損物值價計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使錢俵民間預買箭桿鵰翎弓弩之材未幾李重進叛王師征淮南而預買翎桿未集太祖大怒懲欠負官錢者田產並令籍沒誠非預買之人而當時官吏畏懼不敢開析故此田亦在籍沒今誠有子孫見居邑中相國縱未能恤其無辜而

以田給之莫若損五千貫俾誠孫買之爲便道古驚曰始實不知但受命而來審如是君言爲當而吾亦有以報相國矣即損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孫俾買其田孫曰實荷公惠柰甚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見佃百戶諭之曰汝輩本皆下户因佃李莊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廩更爲豪民今李孫欲買田而患無力若使他人得之必遣汝輩矣汝輩必毀宅撤廩離業而去不免流離失職何若醵錢借與誠孫俾得此田而汝輩常爲佃

户不失居業而兩獲所利耶皆拜曰願如公所言由是誠孫卒得此田矣叔獻爲尉與管界廵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廵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强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旣而歎曰廵檢豈以我爲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奪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以見本府推官判官吾當舉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

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見推官判官而去并出東軒筆録

張丞相

張景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辯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奸人殺其夫婦人其

共與謀筆談

章惇

熙寧七年元絳爲三司使宋迪爲判官迪一日遣使煮藥而遺火延燒計府自午至申焚傷殆盡方火熾神宗御西角樓以觀是時章惇以知制誥判軍器監遽部本監役兵往救火經由角樓以過上顧問左右以惇對翊日迪奪官勒停絳罷使以章惇代之東軒筆録

邵煜

邵煜知廣州鑿内濠以濟舟楫不為颶風所害後以陳
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之民始有
充衣飽食廣人歎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戚密學

戚密學綸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薄喜撰虛詞公至
以術漸摩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鞭挺絙索比他邑數
倍民已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絶不事風雅皆風俗易
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

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經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常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祝其先櫛沐蟣虱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許仲宣

許仲宣清社人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江南軍中之需當不備之際曹武惠王故欲試之

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記乞曰永夕運
兵寧不食耶既食無器可乎須料陶器數十萬夜半爨
成食兵將就食果求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
爲廣西冑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宣
乞奏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倉賞給縱其取
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死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
更俟報已積屍於廣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
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乞内附遣使修貢仲

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玉壺清話

陳從信

太宗居晉邸知客押衙陳從信者心計精敏掌宮帑輪指節以代運籌絲忽無差開寶初有司啓奏倉儲止盡明年二月太宗因語之從信曰但令起程即計往復日數以糧奏併有可以責其必歸之限運至陳留即預關主司戒運徒先後於倉無淹留之弊每運可減二十日自泗至京舊限八十日一歲止三運每運出淹留虛程

二十日歳自可漕一運太宗以白太祖遂卒為永制一歳晉邸歳終籌筭損年費錢約數百萬計惟失五百金屢籌不出一倉頭偶計之太宗一日登府樓遥觀尋種者賞歎精健令某府庫取金五百與之時從信不信役夫告之

承昭

太祖欲開濬五丈舊河以便運載吏督治有承昭者以南人諳水利使董其役承昭以絙都量河勢長短計其

廣深以量錛之濶狹以錛累尺以尺累丈定一夫自早
達暮合運若干錛計鑿若干土總其都數合用若干夫
以目奏上太祖謂曰不如所料索斬於河濬訖後悉如
所奏上嘉之又令督諸軍子弟濬池於春明門外以習
水戰後以防禦使從征太原晉人嬰城堅拒遂議板築
以革納壯士蒙之爲洞而人須力攻致久老我師上
深憫之且時視其洞擕藥劑菜餌慰撫士卒時李漢瓊
爲攻城總管挽御衣以諫曰孤壘之危何啻累卵矢石

如雨陛下宜以社稷自重遂罷其幸止行班賚而已既不克又欲增兵承昭奏曰陛下有不語兵千餘在左右胡不用之上不寤承昭以馬策指汾太祖遂曉大笑曰從所取用承昭乞細布囊括土投上流以塞之不設板築可城巨方用其策授土將半水起一尋城中危蹙會蝗大起晉人間道求援契丹兵甫至遂議班師

魏侍郎

魏侍郎瓘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頹墊得一古磚磚面

範四大字云委於鬼公蓋合而魏也感其事大築子城
纔罷詔除仲待制簡代之未幾儂智高寇廣其城一擊
而摧獨子城堅完民逃於中獲生者甚衆賊退師至筠
州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再知廣二年召還公
築城之效自論久不報有感懷詩曰羸羸霜鬢一衰翁
踪跡年來類斷蓬萬里遠歸雙闕下一身閒在衆人中
螭頭賜對恩雖重雉堞論功事已空淮上有山歸未得
獨揮清淚向春風文潞公束詩進呈加龍圖閣尹京魏

詩甚精處五羊書事曰誰言嶺外無霜雪何事秋來白滿頭

錢若水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奉陪贖銅耳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駮州官皆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言於州命録事參軍鞫之録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列富民

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捶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不可少熟觀其獄詞耶且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

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枷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辭曰若水但求獄中人不寃死耳論功非某本心也且

朝廷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録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多及矣録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歳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周諫議

周諫議湛善射弩十發十中的隔屋射亦然嘗謂予曰其法雖在審固然亦自有神用令以絮縛弩施箭其上

往往不中至於同人之射無不中的非神用而何湛為鹽鐵判官三司文帳煩夥吏胥舞欺若不究者為之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道又括天下隱户三十三萬發其詭號凡十二種湖南之民掠良人踰嶺賣為奴婢湛為廣東提點刑獄下令捉搦又令自陳得男女一千六百餘人還其家而世少知之蓋古良吏也

薛簡肅

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塚知府亦為之出城置會是時

薛簡肅公以二日會於大東門外有戍卒叩鄭龍腳家求富貴鄭即以銀匙筯一把與之既出隨以告人至第二巷尾卒升屋放火殺傷傷人相以都監至捕者甚多卒自知不免即下就擒都監往白簡肅公指揮只於擒獲處即處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范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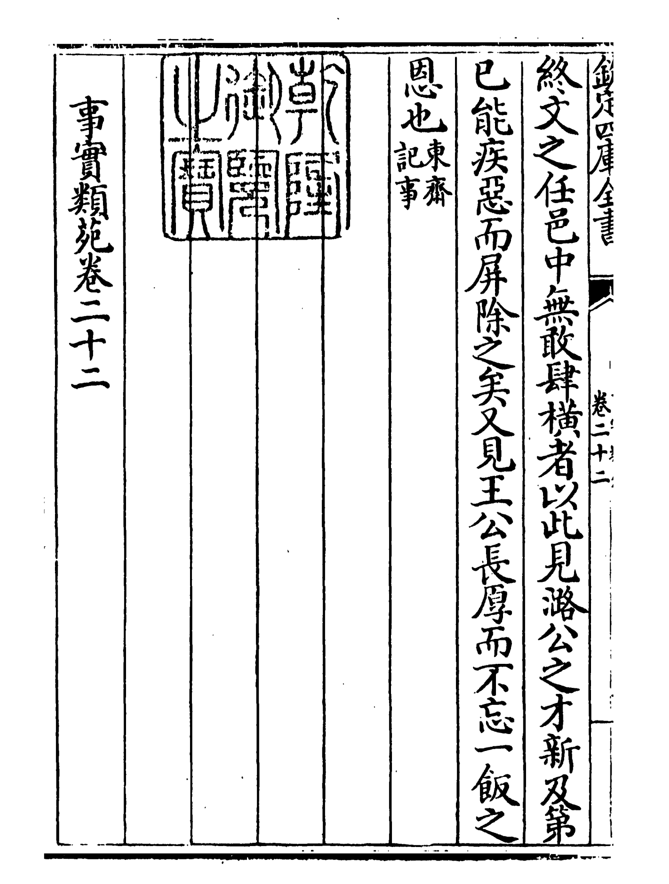
范文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額賦博州置場納青

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騰湧公至戒民本州納價每𣁾三鍰給鈔與之俾簽幙者輓金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携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齋巨牓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廪寄價舍可也簽稟教行事至則皆如公料𣁾斛時爲厚價所誘貨至如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行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文潞公

文潞公爲予言初及第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某有壻爲縣中巡檢幸公庇之又言曰某非獨公奉干亦有以奉助某嘗知其邑户口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影迹人姓名其首姓張比潞公至姓張人事已敗縣未能結丞簿尉皆云某等在此各歳餘通邑政務爲此人所持令公之來必辨之矣於是公盡得其姧狀上於州决配

之邑人皆悚畏其次即石務均也初王公隨舉進士時甚貧游於鼂城逋人飯錢執而入縣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而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有意害之乎小人自隱如此也至是事敗潞公捕之當是時王公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錠銀至縣葬石務均之母事少懈尋而王爲參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而務均亦改行自修



終文之任邑中無敢肆横者以此見潞公之才新及第已能疾惡而屏除之矣又見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東齋記事

事實類苑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鄧揵成

事實類苑卷二十三

宋 江少虞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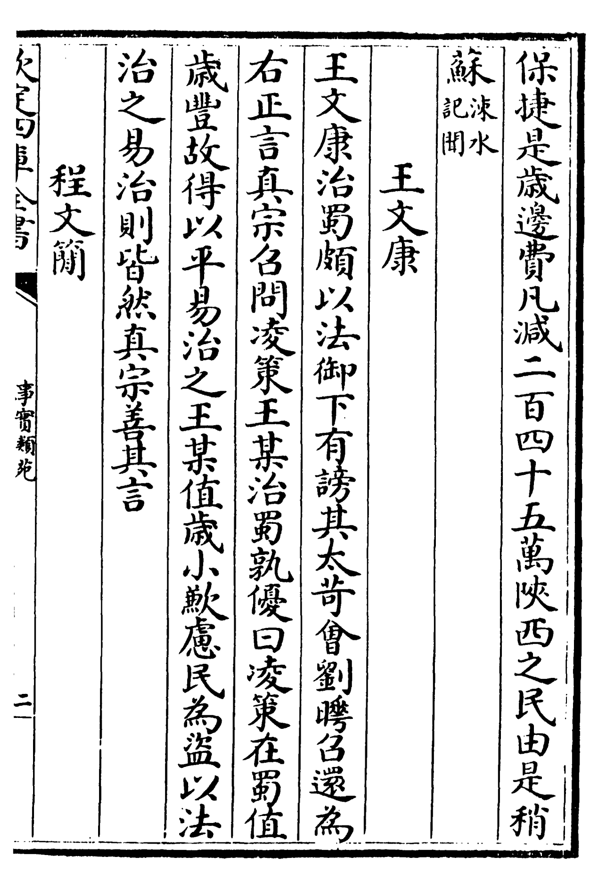
官政治績

文潞公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須當有術也記事

二

傅永曰皇祐二年詔陜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不及四指者皆免為民紛然以為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曰停卒一旦失衣糧鄉閭閭閻必相聚為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政龎公為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時陜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恨已不得去傅永曰陜西緣邊計一歲費七百萬貫錢養一



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陝西之民由是稍蘇涑水記聞

王文康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曄召還為右正言真宗名問凌策王某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某值歲小歉慮民為盜以法治之易治則皆然真宗善其言

程文簡

程林知益州治大體略細務嚴肅簡重蜀民畏而愛之蜀川有不逞者聚惡少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像私立官號作士卒衣裝鐃鼓簫吹日椎牛為會民有駿馬者遂遣人取之神欲此馬民拒之其馬遂死又率良民有不願往者尋得疫病蓋亦有妖術耳有白其事林捕而戮之後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本朝名臣傳

夏秋公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頗碎慶歷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多以省鈔鐵程文簡為三司使獨以為仍舊為便若没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數言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處思也東齋記事

田况

田况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細奬進儒素禁戢奸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謂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公皆兼而有之入為

三司使金穀利害纖悉罔不備舉時有副使不甚曉事京師號為皮燈毬以况處事通明號為照天蠟燭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况為稱職也本朝名臣傳

張客省

瀛州城本隘狹景德中幾為北敵所破自請和之後居民軍營悉在南關張客省元守郡日名郡中髙貲戶謂之曰聞君等產業多在南關吾欲城入之然而計二城樓櫓之費非十萬緡不可咸曰茍得圍入大城願備所

用工公令富民自均其數未經旬日不督而集乃命官籍其數目廂軍禁卒以先後既成始奏取旨或曰不俟朝命罪必及焉公曰茍俟中覆而爲城必不立矣今興工而後奏俟朝旨允與不允吾築城已過半矣或偶得罪不過斥張元耳民獲百世之利又何疑焉其後城垂就而公坐不先上聞過被左遷漕司或疑有乾沒俾官窮究無毫釐之欺治平中治河朔地震瀛之中城圮因而欲去之今爲大郡寇戎茍至亦不可坎閨矣公西守

陜川有兩城守居北城上佐廨宇器甲軍需之帑皆在南城渡一小澗幾百步方入北城北城可容南城三四公亦先定謀然後奏併南入北省守陴者十之三朝廷亦不之罪近時閫邊患水利繕城壘必先計己之恩賞厚薄然後為之校乎張公之心抑何異哉倦遊雜録

趙閱道

趙閱道抃熈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州牓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

牓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揚文公談苑

王宣徽

王拱辰以宣徽使尹南都外郛之外築一道通中出入朝廷聞而俾毀之奏曰臣所治當水陸衝要往来賓客旁午或開筵過夜城門已闔不敢輒啟恐冒干法臣開此門道亦設關鍵以備賓客夜出然踰城甚於啟關矣

韓稚圭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爇取骨燼寄僧舍中以至積久棄捐乃相習以為俗韓稚圭鎮并州以官鏹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古者反逆之人乃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則有斂殯附葬之禮惟外夷洎僧尼許從夷禮而焚柩齊民則一皆禁之今韓公待俗以禮法真古循吏之事也倦遊雜録

韓忠獻

韓忠獻公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頪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槖之蓄嫂姪皆訴於州又提刑轉運司每勘核為多行賄賂胥吏其嫂姪被笞掠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矣洎韓至又出訴韓察其究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視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東軒筆錄

楊譚林特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陜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陜西騷動民皆逃匿賦斂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聽便宜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曰楊譚見手先教鎖林特逢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又有蔭户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糧譚錄而杖之于是民莫敢不趨令譚特令民每驢負若干

每人擔若干仍賫糧若干官為計之須取足乃聽食怒
詈之聲滿道既而京兆最為先辦民無逃棄者諸州皆
稽留不能辦此事人畜皆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復稱
之二人以是得顯官諱終諫議大夫特至尚書三司使

胡順之

胡順之為闕梁縣令民有臧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
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
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有不肯禁順之至官

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我與之為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第往督之及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使快手繼之又曰不能入使押司録事繼之又曰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耶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詣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臧氏皆慴服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

為一縣先府嘗遣教練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故欲来煩擾乃微使人隨之陰記其人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既皆入謁色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耶曰本州職員耳曰應入驛乎教練踧踖曰道中無邸居暫至驛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之又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趨下謝罪順之乃收械繫獄置暗室中以糞十瓮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之過獄呼曰令幸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幸

勿訝其苦今方多事未暇問也繫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使不服曰我職員也有罪當受杖於州順之笑曰教練久為職員殊不知法豈杖罪必送州耶卒杖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州雖惡之然不能罪也後為青州幕僚發麻氏罪破其家皆順之力也真宗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

張齊賢

張齊賢真宗時為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

又因入官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決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給定乃召兩吏趨徙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陳堯咨

長安多士族子弟恃廕縱橫二千石者鮮能治之陳堯咨

知府有李大監者尭咨舊交其子尤為强暴一旦有事至公府尭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語言勤至既而讓曰汝不肖亡賴如是汝家不敢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恥耳我與爾父兄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於便坐手自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訖桎梏列於庭置死馬於旁腐臭氣中瘡皆死後来者繫於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向文簡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住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挾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强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入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有奸誘與俱

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井中贓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縣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故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故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

安在婦指示其舍吏就入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並涑水記聞）

包希仁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第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闗節不到有閻羅

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歴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甞拯爲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合於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此人所難也

二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屛息

孔中丞

李明公曰孔中丞趙輔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貸

王立

王立字成之維州渤海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寧化軍判官天聖四年為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夷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衆所過煩擾為公私患立奏令以貢物代為轉輸上嘉之歷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使并州有羣盜攻刼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至并州選巡檢軍士五十人自隨陽云以護行裝微詢知盜處掩捕盡獲之五日中獲十八人盜賊遂息自河東徙知揚州

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為户部副使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夫徙知洺州秩滿歸卒

王居卿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財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三過期之三不輸息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三貪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虚數實不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當者

成其息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法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頗以為愜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甲强乙弱各有赤青南公使前自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也詰之各服盖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横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棓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肉硬偽

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户税不可督所差户長輒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户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于柱豪户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税最先集又村多詭名税存户亡每歲户長代納亦不可督南公悉名其村豪户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爾期一月為我推究否則汝曹均分輸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税河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甚患之南公曰

吾立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並楊文公談苑

王罕

王罕知潭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為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却之則悖詈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徼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嫗訴本為人嫡妻無子其

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家資妾盡據之嫗累訴爲官不得直因憤急發狂罕爲直其事盡以家資還之吏民服其能涑水記聞

顧方

丹陽顧方獨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令涖事之日召邑中父老詢究民間利害及境内士民之善惡善者召而勸之使勿怠惡者諭而戒之使自修又爲建學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敎之暇日親爲講解

誘掖使進於善逾年民皆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相率出錢詣塔廟祈禱者千人焉臠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内號泣思慕如失父母相與立祠以歲時祀方余觀近世為縣者類以簿書期會為急務鮮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獨以仁義禮教治其民使民之愛慕如此丹陽錢君以毗陵胡完夫皆為方記其事刻石祠中而士夫以詩頌方之遺美者不可勝記余賤不得列其事史官傳為循吏每以為悵

江翺

江翺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爲汝州魯山令邑多曠土連歲枯旱艱食翺自建安取旱稻令種此稻雖旱繁實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種之歲歲足食楊文公談苑

范諷

御史有閤吏隷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喏之時所執之梃視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横其梃中丞不賢則直其梃此話傳於

縉紳凡為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甚峻閤吏每聲喏必横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閤吏執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視我之失耶吏初諱之再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名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戒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煩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知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其

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咲慚謝明日視之挺復横矣

劉彝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受養日給廣惠倉米一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于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夭閼者一日曾魯公公亮語公曰久知都官法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

少遲之吾終不忘也龔曰人之淹詘速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紀録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嘆曰比来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者東軒筆録

劉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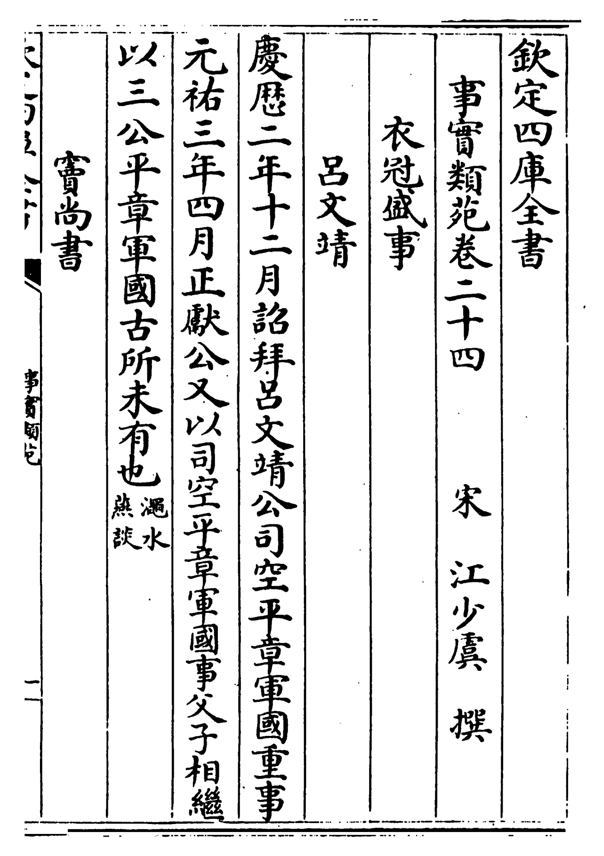
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為陝州司法叅軍康慎至貧乃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

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未幾真宗祀汾陰過陜徵野赴行在野避不奉詔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僴詩上嘆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有廉貧如此者使名之僴方為江南幕吏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陵縣後每有差除上曰得如劉僴者可矣未數年遷主客郎中三司戶部判官真宗之奬拔廉吏如此然由野以詩發之也

韓魏公

皇祐三年本路八州之民合數千人撾登聞鼓願不以三年代韓魏公上自以中山地重輟公未可及遷觀文殿學士再任其制略曰領定武之雄塞控燕垂之巨方克宣壯猷有嚴武服戎落畏附師屯肅和思代爾庸艱難其付且惟進律之寵宜懋增職之留中山之民又嘗相率走闕下願得生祀公以廟天子皆嘆焉故龍圖閣李公詢序閱古堂嘗紀其事後公薨士民追思不已相與立祠以成其志魏王別錄

事實類苑卷二十三



事實類苑卷二十四

宋 江少虞 撰

衣冠盛事

呂文靖

慶歷二年十二月詔拜呂文靖公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元祐三年四月正獻公又以司空平章軍國事父子相繼以三公平章軍國古所未有也澠水燕談

竇尚書

晉公言竇儀尚書本燕人爲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嘗與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叅政五補闕皆侍立焉晉公

談録

王相國

先公嘗言同人相國王公溥二十六歲狀元及第後六年拜相時年三十二又四年加守司空時年三十六一品罷相守太子太傅時年四十二歸班在具慶下每先太傅見客公以前宰相兢兢侍側略無惰容客不能安

席引去者甚衆當時縉紳之士無不以為美談云在相府時恩門少保田在公以機務少暇每遇沐浴方得使謁田門人之敬於少保嘗有詩寄相國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白麻驟濟恩何極黄髪無聞喜可知跋勅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遂相見親洽爭如未遇時春明退朝録

陳諫議

諫議大夫陳省華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為天下第

一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事二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能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耳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為榮

張文孝

張文孝公觀以真宗朝髫歲狀元及第仕至樞密副使而其父尚無恙父名歸業周易學究及第選滯調三十餘年年六十餘始轉京秩以主客員外郎致仕見其子

入踐樞密府受太師卿壽九十餘卒未逾年張公亦捐館故謚文孝乃知張公貴達皆其父慶福之所致也澠水燕談

宋太師

宋偓後唐明宗之外孫漢太祖之駙馬歷累鎮節度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開寶皇后最居長韓樞密崇訓寇萊公王武恭公皆其壻也多享國封春明退朝録

王文正

王文正公旦釋褐知臨江縣時獄有合死囚公一夜不寐思以計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喝直更速起相公將出廳来斯須開堂門升廳急呼死囚出問公之父中令晉公祐嘗曰此兒異日必為三公因手植三槐於庭以待之有作詩紀其事者甚多晉國知制誥二十餘年最號淹滯文正知制誥與父相去不數年入西掖牆壁間其父翰墨手澤猶在坐卧不易處長城錢公若水風鑑最

高與公同直史館謂人曰王子明旣貴且壽吾進用雖在其先皆所不及也果長城公纔四十卒湘山野録

國朝歷三公三師者

國朝歷三公三師者三太祖即位天雄節度符魏王彦卿王守太尉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彝興相守太傅太尉荆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為太傅

國朝宰相為僕射

國朝宰相為僕射魏公仁浦趙令薛文惠沈恭惠宋惠安李文正呂文穆呂正惠李文靖張司空王文正向文簡王冀公寇萊公呂許公王沂公賈魏公陳恭公韓魏公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二十二人樞相為僕射陳文忠曹襄悼張榮僖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為僕射石元懿一人

李相四美

先公嘗言致政之明年正月十五夜上御乾元門樓觀

燈先公預馬初夕樂作酒三行上起凭欄四顧見燈燭士庶之盛詔移先公近御座別賜一榻在丞相上上自取御樽斟酒親賜菓餌因問先公晉漢朝舊事久之聖意甚歡謂左右曰帝都人物駢闐閭里道途非復昔時之隘陋也方之晉漢則繁富百倍矣惟此李卿宿舊尚可紀耳上又目視先公語侍臣曰李卿可謂善人君子矣侍朕十年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餘可知也先公但俯伏拜謝至中夜方退先公歸舍謂諸子曰

吾策名仕版僅五十年内省生平所為雖不能見奇功異勲以耀簡册然不蔽人之善不忘人之德度德守分不愧屋漏今聖君奬拔兩王相伍又保全老朽令退其身顧盼恩意甚厚于往者又對羣臣言目之為善人君子惟四者有一足為幸吾何人哉而享是四美昔仲尼有言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又謂子貢曰女為君子儒今上金口崇奬訓諭曲加於老朽吾何以稱之知己尚思殺身以報況辱斯言哉爾曹勉勵忠孝之節思聖

君之所言念吾身之所行則庶幾無忝爾祖矣已上並春明退朝録

同甲會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容誠未有洛中

三學士兩閼人

少師趙公槩字叔平為人寛厚長者留滯内相十餘年晚始叅政治平中退老睢陽而歐陽文忠公亦退居東頴吕正獻公以翰林學士出守頴一日文忠公同叔平訪之吕公喜二公之來特為展宴文忠乃自為口號一聯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閼人謂公與文忠也倦遊錄并青箱雜紀

未五十登庸

國朝宰相趙令盧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

未四十入兩府

樞密副使趙令三十九寇萊公三十一晏元獻公三十五韓魏公三十六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

少年掌詞翰

知制誥蘇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相楊文公晏元獻公宣獻公令宣徽使王拱辰皆二十八夏文莊公三十學士蘇侍郎二十八晏元獻公宣徽王公皆三十宣獻公三十五王沂公李邯鄲三十六楊文公錢子飛皆三十三盧相令叅政王禹玉皆三十八

父子掌誥

父子掌誥自國初至熈寧元年凡九家李文正昌武王兵部文正王惠獻安簡晁文元文莊錢希白修懿梁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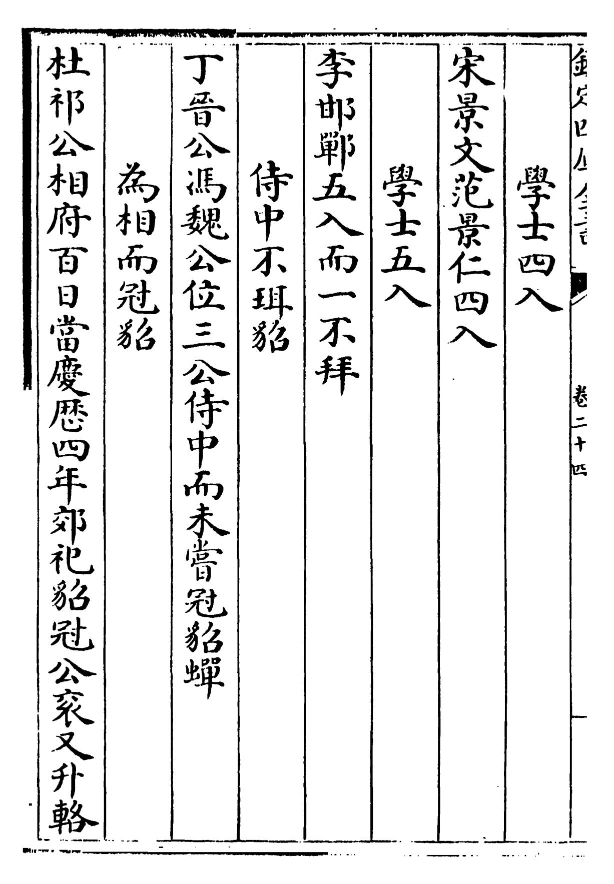
林莊肅呂文靖仲裕宋宣獻敏求蘇儀甫子容

宰相三入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在仁宗朝皆三入

學士三入

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修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待詔



學士四入

宋景文范景仁四入

學士五入

李邯鄲五入而一不拜

侍中不珥貂

丁晉公馮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嘗冠貂蟬

為相而冠貂

杜祁公相府百日當慶歷四年郊祀貂冠公衮又升輅

奉册改謚諸后並春明退朝録

為相具慶

國朝宰相最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以為榮

宰相丁憂

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强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有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宰相侍立

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掾屬累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為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士勞賢者起避耶

同時學士繼登二府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以上皆與惟上元一夜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

是歲昭文韓相集賢曾公樞密張公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樂樞密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並廬陵居士集

世代尚主

王承衍尚秦國賢肅大長公主至曾孫師約又尚恵和大長公主子植又選尚恵闕公主昔東漢竇氏一門三

公主於時親戚功臣莫與為比唐薛敬與其子鏽相繼尚肅宗明皇女獨稱盛于唐氏而尚三公主又父子相繼惟王氏一門澠水燕談

不墜閥閱

李宗諤之子昉卒年四十九真宗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身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耳又嘗謂曰聞御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穆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御輩之保守門户也范蜀公蒙求

子弟五人同日登科

慶歷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闕刑詳議官祝諫侍庭中男唐中甲科次男虞弟詔一壻忘其姓名皆擢第季弟許得皆同出身每唱一名則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賞之澠水燕談

父子狀元及第

祥符二年真宗東封岱山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后土于汾陽十一月放張師德以下

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梁灝之子師德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當時士大夫榮之甘棠魏野處士聞而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陽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洛陽耆英會

富鄭公熙寧四年以司徒歸洛陽時年六十八是時司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公安閑冲澹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公留守

西都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聚洛中士大夫賢而
以老自逸者於鄭公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既又命鄭
奐圖形妙覺僧舍各賦一詩時人目之曰洛陽耆英會
而司馬公爲之序其相聚也因洛中舊俗序齒不尚官
時鄭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
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卿趙丙秘書監劉幾衛
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七十
三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

學士張燾七十司馬公六十四故潞公詩云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一人鄭公贈潞公詩云顧我齡年須第一在公勲德自無雙潞公再答曰惟公福壽弁勲德合是人間第一流是時宣徽使王拱辰年七十一留守大名貽書二人願預其數凡十三人也

登第踐歷相繼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廸咸平景德間相繼狀元及第其後更踐政府及罷相鎮青又為交承故文正送文定

移鎮兖海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又云弁土兒童君再見會稽章紱我偏榮益文定再鎮兖而青社文正鄉里澠水燕談

入參父在

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朱崖闕正肅與尚書張公安道樞府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由登用而朝廷多峻加其恩命春明退朝録

科第爵位皆同

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嘆賞即以第十三名處之塲屋間謂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質果繼凝相位亦以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縉紳以為美談質自從事未嘗釋卷人或哂之質曰昔常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茍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澠水燕談

美事三者并集

和峴字晦仁父凝晉宰相太子太傅魯國公峴生之年

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科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并集此子足繼我矣且名之曰三美范蜀公蒙求

禮闈之盛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講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與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予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

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領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宫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閉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兩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為詩交余嘗贈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勁敵也前此有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

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録僮使奔走往来間以滑稽嘲謔多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絶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榜首三人皆登兩府

自太宗崇興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吕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者二十七人而三人并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

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外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余忝與公同府每見語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以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以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怪也

一榜之盛

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又選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

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
興王公隨章公得象叅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
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
而汪白青楊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歸田録

閥閲之盛

慶歷中一日丞相將出中書俟午漏未上因從容聚廳
閑話評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續閥閲之盛諸公屈
指若文臣惟韓大叅億之家武臣惟夏宣徽守贇之家

堂吏馳白韓夏二宅以為美談湘山野録

賜錢贖第

李謙溥太祖朝名將也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未嘗小衂每廵邊老少拜望呼以為父晚治第於道德坊中為小圃植花木竹石頗與朝士游久之以從弟謙昇女適王子陳王貧無資用遂以所居之第質於宋延偓後子允正為通事舍人侍太宗問曰爾父邊陲三十年止餘一第忍屬他姓耶允正具對所以太宗即遣中

使出内府錢付延偓贖還之王禹偁作記美其事名二亭曰克家肯構宰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賦詩紀述自成一編 澠水燕談

玉堂之盛

國朝自建隆初至天聖四年入院凡四十七人大拜者十人李昉盧多遜呂蒙正李沆畢士安王旦王欽若李迪王曾錢惟演樞密使二人王欽若錢惟演參政十五人李昉盧多遜李穆賈黄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李沆

張洎王旦王欽若趙安仁陳彭年王曾李廸樞密副使王旦晏殊承旨六人陶六人錢若水宋湜闕

穀李昉宋白晁迥蘇易簡李維三入院一人李昉再入院七人竇儀李穆宋白錢惟演楊億劉筠李維父子入院一家昌武父子兄弟入院三家二竇二李二錢

弟拜相兄草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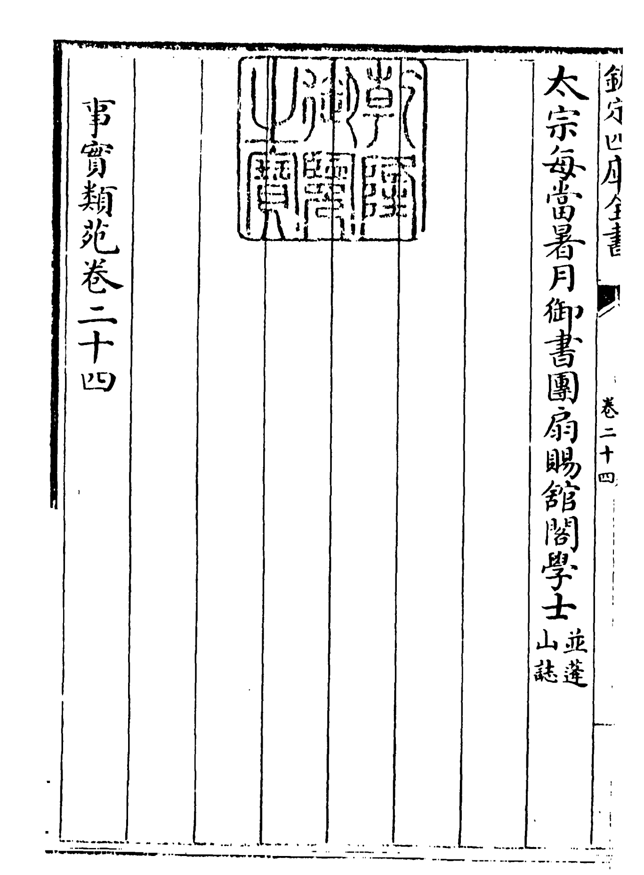
錢希白闕　爲從父兄也天闕三年十二月子叅軍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也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惟座

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有之矣

賜宴觀御書

淳化元年八月一日李聖召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闕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諫議舍人等詣闕觀御書圖畫帝知之即闕內品闕就賜御筵出書令縱觀盡醉而罷二日又召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縱觀賜宴如前

御書扇賜館閣學士



太宗每當暑月御書團扇賜館閣學士 並蓬山誌

事實類苑卷二十四